

轉載 馬來西亞的社會實質和政權性質

由於馬來西亞的組織只是反動派爲了統治策略上的需要而將幾個本來分而治之的地區人爲地併湊而成的，所以無論在社會面貌方面或者政權性質方面都沒有質變的事情發生。

在經濟上，作爲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原料供應地和銷售市場的這一殖民地性經濟體系的特征，並沒有因爲馬來西亞的組成而發生了性質的改變，反而在程度上有了加強。無論是在原料生產的大企業方面或者是在經銷貨物出口的大商行方面，外國壟斷資本都佔了絕大的優勢，民族資本假如不是遭受嚴重排斥，也只能以爲外資企業服務的從屬地位而存在着。原料的最終市場和市場價格，在外資的壟斷下完全由外資所操縱、支配、不等價的貿易持久地存在着。一個已經開始了，而在馬來西亞強硬實施後一定要加劇的新趨勢還在於：在工業化的口號下，外國壟斷資本集團不斷地利用“新興工業”的優越條件，達到了作爲帝國主義重要特征的資本輸出的目的。總之，從整個來看，馬來西亞並沒有也根本不能帶來一個獨立的民族經濟體系，它也沒有免除了或者減輕了廣大人民（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遭受外資日益加劇地剝削和壓迫的痛苦；實況正是適得其反，馬來西亞只有給外國壟斷資本的既得經濟利益得到了保障而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加強。

在另一方面，馬來西亞聯合邦原有的封建性經濟和原始性經濟，現在都需要再加上北婆三邦的更加深厚的封建性經濟和原始性的經濟。當然，這些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也都是以從屬於外國壟斷資本的地位而存在的。佔馬來西亞人口中絕大多數的封建生產關係下的農民群眾，對於土地改革和徹底擺脫束縛的要求一定日益加強。

單以星洲的經濟情況來看，馬來西亞把星洲強硬納進了一個不三不四的所謂“共同市場”之中，這只有把自己生產活動的經濟活動和地位“降格”爲聯合邦經濟路綫的僕從，從而使民生經濟遭受嚴重的打擊。

隨着民生欺騙的加劇進行和軍費開支的突飛猛進，馬來西亞人民苛捐什稅担子必然日益加重。

這就是馬來西亞經濟面貌的根本方面。

馬來西亞的經濟面貌也一定要在馬來西亞的社會階級結構上得到反映。外國壟斷資本家和國內的買辦性大資產階級及封建貴族，將繼續是馬來西亞社會的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和統治階級，而且將在一段時期里比馬來西亞強硬組成之前獲得一定的加強。這是一個反動的營壘。在另一方面，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原始經濟的生產者，以及中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構成了馬來西亞社會中被剝削、被壓迫和被統治的

階級；其中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資產階級將在一個長時期里還是有進步和妥協的兩方面性。這是一個進步的營壘。

馬來西亞社會具有民族成份複雜和民族發展不平衡的特征，在統治階級選擇了種族主義的道路的情況下，階級壓迫將在一定的程度上採取民族壓迫的形式出現。

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又一定要在政權性質上得到最集中的反映。馬來西亞政權是爲外國資本、國內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集團的階級利益服務的一副龐大機器。外國壟斷資本的政治勢力（即英殖民主義和正開始日益取代之的美帝國主義）對這副馬來西亞政權機器佔有支配和操縱的地位。但形勢規定了他們必須退居到幕後，當後座司機，而以聯合邦的聯盟政權爲出面的代理人。馬來西亞的強硬組成，意味着這種以聯合邦聯盟反動政權出面的中央強權統治的魔爪將遍及於五邦的範圍，比起馬來西亞未湊成之前有了一定程度的擴大和加強。在擴大了的聯盟中央反動政權的反動政策下，人民的政治民主權利和經濟利益將加速地遭受剝削。

星加坡的社會情況是跟中央統治政權的利益極不相稱的一個特殊地區。馬來西亞中央政權的反動性必然集中地表現在今後中央政府對星洲的態度的政治措施上。這是因爲：從他們的種族主義觀點來看，星洲是華人太多太集中的地方；從他們的反動、反革命觀點來看，星洲又是左派份子太多太集中的地方。然而，更直接的原因還在於：對全體星洲人民嚴重歧視的反動安排（即二等公民權不平等的議席比例，不能在其他州進行政治活動，對於統治自己的中央政府沒有適當的影響力）已經被演繹成了周密的條文，被列入馬來西亞憲法中。

在軍事上，對於馬來西亞人民和平生活危害性較大的英馬聯防協定，在馬來西亞被強硬併成後，不但沒有廢除，反而擴大到五邦的範圍。這意味着英帝國主義者在星加坡的遠東統一指揮部和遠東第一大軍事基地將“合法”地保存下去！而英國又是東亞亞公約機構這一臭名昭彰的侵略性併湊軍事集團的重要成員國，所以，在最終的分析下，馬來西亞在軍事上只可能是而且一定是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挑起世界大戰和鎮壓民族主義運動的全球化戰略的一個構成環節。

綜合起來說，馬來西亞的強硬併成只能是跟“獨立”“繁榮”“幸福”背道而馳的，它不可能趨向於“獨立”“繁榮”“幸福”，它更不可能已經是“獨立”“繁榮”“幸福”了。只有名義上的政治獨立而有殖民地、封建、資本主義性質，這就是馬來西亞社會的實質！以反動封建極端右翼的聯盟政權爲代表的國內外反動統

續上期

大馬以後王永元能做些什麼？

值得人們追究的問題是，為什麼當年 [芳林提案] 在行動黨代表大會上被提出來的時候，竟沒有得芳林區以外其他任何一個行動黨支部的支持呢？為什麼當行動黨內的王永元事件演變成爲 [芳林補選] 之後，以 [左翼] 的芳林提案爲口號的王永元先生，何以無法得到全屬左翼工團，進步的學生團體，小販團體，鄉村團體，以及左翼政黨的支持呢？是不是所有這些人都反對 [芳林提案] 的反殖精神呢？能不能想像所有這些人民團體和政黨的領導人及成員當時已經完全喪失了革命鬥爭的熱情，而只有一個王永元先生及其芳林支部是革命的呢？

職工領袖林清祥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三月間百餘單位工團社團代表大會上曾經這樣分析過芳林提案。

林清祥當時這樣指出：「反對這個提案並非意味贊成殖民地主義，而提出這個提案的，也并非意味贊成反殖民主義。」

林清祥說：「普通人民要求改變現狀，可是王永元並沒有表示應如何去實現。他只是提出人民對現狀不滿的情緒來打擊行動黨。我們要跟英國人談判，要爭取更大的自由民主權利，靠一個人辦不到，一個政黨也不行，主要靠人民的團結和全民的力量，才能使殖民主義者退步，因爲殖民主義者是老奸巨滑的。但王永元所作所爲，都與我們的這些原則相反，他提出這個提案，只是提出打倒行動黨的口號，並不提出打倒殖民主義的口號，他完全沒有想到，在客觀上他已經起了危害左翼團結的行爲。在客觀上，不管他喜歡不喜歡，他已替殖民主義做了分裂的工作。削弱了反殖民主義的力量，這是他的不對」

林清祥同志的這個分析，不是已完全解答了上述值得人們追究的一連串問題了嗎？

左翼進步力量是否不贊同 [芳林提案] 呢？

一九六〇年八月李光耀在立法議會內大罵 [左翼冒險家] 的時候，這樣說：「他們都一致認爲芳林區議員是一個政治投機者。但他們却對他的十大項提案，加以支持。顯然，提出那十大項提案的人是不值得支持的，但他們却要支持這十大提案，而說這些提案有着進步的材料。他們揮手吶喊，說人民行動黨是在向右轉變。他們要阻止它，使人民行動黨向左轉。他們又說他們必須使人民行動黨抗拒反動的勢力——即抗拒殖民地主義，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勢力……」

左翼力量在反對 [芳林提案] 的時候是否已經喪失了革命的熱情和精神，從李光耀的這段話裡，人們難道還找不到解答嗎？

所以，事情是非常清楚的，王永元當年提出 [芳林提案] 並非立心堅決反殖，而是想利用這個提案，以便在他和李光耀之間爭取權力的鬥爭中騙取左翼的支持。但是王永元這個圖謀失敗了，左翼進步團體的領導人和成員看穿了他的機會主義的本質和他的整個所作所爲分裂人民團結的危險性，沒有支持他。王永元爲了這個圖謀的挫折，直到今天他對左翼領導層的深仇大恨，是遠勝過他對李光耀和對殖民主義者的仇恨的，這正是王永元政治眼光的短淺和悲哀的地方。

王永元在芳林補選以後

由於人們對現實不滿，以及行動黨處理王永元事件的方法欠妥，選民在情緒上一時不能接受把王永元開除出行動黨的做法，同時，王永元又披着 [芳林提案] 的漂亮外衣，王永元在芳林補選中贏得了勝利。

[芳林補選] 的結果使王永元遭到了他有力量跟左翼進步力量分離抗殖的結局。芳林補選以後，王永元的一切行動和言論並不是貫徹 [芳林提案] 的反殖主張，而是致力於分裂人民團結，甚至在全民投票期間，在人民反假合併，反大馬，這般關係全民利益的嚴重問題上，他都不顧社陣和其他進步的人民團體聯合一致。

社陣的成立，使王永元非常失望。因爲他再不能以漂亮的左翼口號騙人了。他恨透了這個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實際行動上勇敢，堅決地反對殖民主義及其走狗，堅決地領導人民爭取憲制自由的社陣。他從來沒有把社陣看成友軍，他把社陣看成敵人。王永元的報紙，王永元的言論已經越來越少提到人民的敵主要敵人——英帝國主義。他最多是繼續罵罵行動黨，但被他攻擊得最兇狠的還是社陣。這就是王永元在芳林補選後一直所扮演的角色。

今年二月大逮捕，有將近一百五十名反殖愛國人士在 [公安法令] 下被拘留了。照理，王永元應該本著 [芳林提案] 的標榜，力爭他們的釋放才對，但是，關於釋放政治犯，王永元可有宣申 [芳林提案] 的主張嗎？他的聲音可有像得像以前一樣響亮嗎？

政治犯受到虐待，社陣議員爲喚醒公眾人士對這種非人道對待政治犯的善行的注意而受到控告，王永元採取的是什麼態度呢？他在暗中叫 [好]！他向黨員公開表示他對這件事的幸災樂禍態度。這就是自稱爲 [左翼] 和 [反殖] 的王永元先生。

大馬以後

王永元能做些什麼？

王永元先生或其 [統一黨] 在大馬強行實行後他能夠做些什麼呢？

在人民反大馬的鬥爭中，他沒有聯合馬來亞聯合邦的左翼進步政黨和任何反對黨，他也從來沒有表示過支持砂拉越和婆羅洲地區人民反對大馬，爭取獨立自決的鬥爭，他更沒有告訴新加坡人民在大馬強行實現後，誰是人民的主要鬥爭對象，鬥爭方向和目標是什麼。而這樣的 [統一黨] 及王永元先生竟自稱爲星洲人民反殖左翼運動的 [正宗] 囉！他究竟要把人民帶到那裡？

事實是清楚的，與王永元的統一黨相反，社陣不是屬於任何領導者個人的政黨，社陣是一個進步群眾的組織，社陣是馬來亞人民社會主義反殖力量的一環。人民只有團結在這樣一個有明確的鬥爭方向，有勇敢，堅定的立場的政黨的旗幟下，才有可能把反殖鬥爭的大業向前推進。

大馬強行實現後，人民直接將面對英馬反動聯盟的進攻。在這樣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的王永元先生及其 [統一黨] 除了爲美英帝國主義勢力充當分裂左翼選票的一個小角色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

因此，幫助人民認識及揭露王永元先生及其統一黨的本質，現在應該是我們日常工作中的一項宣傳任務。對於如此不知改悔，不願走上正道，危害人民團結的機會主義政客，我們的責任是揭穿它，絲毫它，使人民認識它藏在左翼招牌背後的惡毒行徑，使它分裂左翼選票的陰謀難以得逞。（全文完）

